

永樂大典

八

卷一千一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一百八十八 二支

辭

繫辭四十二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朱子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也朱子語類林安卿問

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是字材又是解彖字末句亦然義明說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湏將來寄搭在上

說方子錄同陸德明音義象也者像也象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

還作象孔穎達正義是故易者至德之盛也此第三章明陰陽二卦及日月相推而成歲聖人用之安身崇德德之盛也李鼎祚集解是

者象也干寶曰言是故又因總上義也

虞翻曰易謂日月在天卦象懸象著明莫大日月是也

象也者像也崔憬曰上明取象

器之義故以此重詳於彖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據之象也司馬溫公

說易者象也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一

李衡義海撮要大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八十八

一

象者博也總言一卦之體萬物以證名者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體

擬諸其形容大則包天地以貞觀小則備萬物以取類是故言不足多

有遺也象不足異象有外也忘迹者行之適也舍物者神之全也外其

以求志而理可見矣遺其言以觀象而事可察矣夫貴言者則以文害

而存象者則以物妨情情之所適若循環之無窮理之所生若轉圓之

方千變可爲之圖萬物可爲之容觸類而長之備物而象之斯可以觀

爲足不可以審象爲善也故或相傾以辟或相危以辭此貴口者之累

不爲月辰錯順之候止求星曆妖異之占此存象者之責也獨不聞聖

之言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是取動而不

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聖人之言既自如斯分別明白自謂

外矣而好事者方始爲之辭馬卦有震坎之象爻又有離雷震百里諸

上公之位也積丈累象有似高墉坎爲弓輪又爲隱伏離爲龍鳥又爲

兵兵爲隱伏藏器之象兵及飛鳥獲之之義難者猶嫌其闊畧射必待其

而艮象於類不通寧自疑惑則彼說滋章聖人攻乎異端而誣周始業

謂

讀書記

卷之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象也者像也。像似也。似物象徐相直說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易无形體所以著爲成書而告人者曰象如像乾坤之健順其象爲天之類也。元非像其物宜此象所以爲像也。張應珍解是故易者象也。易元言寓言於象也。象也者像也。因卦有象而取像於事物之狀陳深讀易編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因上言聖人制器本於易象故繼之易者象也。易卦之形理之似也。象者像也。又以解象字像人之影像言似之而已。如十三卦之象亦僅似之爾。吳澄纂言此章之首第一節魏以起下文。自包羲至吉契十四節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總結之謂易。皆器物之象。象者像似之義。聖人制器皆與卦象合也。趙珪解易道者卦象也。觀象然後可見易象也者。倣像其事理而畫之者也。董真卿會通蔡氏攸上東鄉助周易物象釋疑而論之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贊。故曰易者象也。蓋猶但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况於人乎。況於萬物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之滋矣。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衣服帶簪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皆在斯擬。註識正義。新解。卷一百一十八。象者物之象者。此之漢注。

直爲一爻是始有因變卦立象者如損六三三人行乾三陽也損九一爻而爲上九故曰損一人是也不特此也咸初二腓三股四思立上輔頤是合六爻爲一象也艮初趾二腓三限四身五輔是合五爻爲象也貞自三至上有順象湏附順而生故貞之六二曰貞其湏是合四爻爲一象也大畜下三爻屬乾乾爲良馬故九三曰良馬遯是合三爻爲象也大過二之枯楊生華是合二爻爲一象也坤四陰五黃裳觀初童觀二女觀是本爻止取一象也噬嗑六二之噬肩滅無上六之微經叢林是一爻兼取兩象也比上六本文以爲無首三以富人五以爲前禽是一爻兼取三象也小畜上九取雨取月取婦是一爻包三象也解六五本文以爲小人二以爲孤四以爲母上以爲華一爻取四象也姤彖以爲女初以爲羸彖四以爲魚爲民五以爲瓜是一爻取五象也睽上九言見豕載鬼張弧匪寇遇雨是一爻自包五象九五主一陽而言則爲君子爲碩果爲虛主五陰而言則爲小人爲與爲尤主一陽而言則爲君子爲碩果爲虛主五陰而言則爲小人爲與爲尤是一爻兼取六象也同人初九同人之始出即遇二門也故曰同人

去三之搏則與二相孚而朋至是隔一爻取象也中孚二與五應處九四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五子也和之謂五應乎二也是隔二爻以正取象也大有六五曰厥孚交如初在卦下去五最遠无相得之義故曰爻害是隔三爻取象也順上九爲順主初剛本不待上之養故亦求養上是隔四爻取象也又不特此也渙二與初雖非正應以陰陽相比相成則相賴者也故初謂二爲馬二謂初爲杌是之謂比爻相對取象豐初之遇配主九四之遇夷主困九二之朱絳方來九五之固於赤絳是之應爻相對取象大壯三四爻取屋棟象小過初上爻取飛鳥象是之謂體相對象損益二五之言朋龜既未濟三四之吉凶是之謂反對換取象於六二居位得中上承乎剛故曰懷其資下乘乎柔故曰得童是之謂合承乘二爻取象解六三處二剛之間上負四下乘二頑然不乃爲上六爻之應所攻故有至寇至之象是之謂合承乘應三爻取象六三則兼言眇跛歸妹初二則分言眇跛既濟初九則兼言濡尾曳輶濟初二則分言濡尾曳輶是之謂卦爻分合取象復歸妹九二之稱也泰初九否初六之稱茅茹小畜中孚九五之稱有孚惠心如是之謂異卦而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

曰復笑言噬嗑是謂卦之象也。此言解之初六止言无咎。是又本文有占而无象也。大抵卦之有象或分取其合取或横取或堅取或遠取或近取或反取或正取其爲象也不一其變也。屢遷聖人立象以盡意其大槩不越乎此焉也。平日得於易象固不止是故每象各摭其一。

二嘉與同堂共講明

彖者材也

朱子本義彖言一卦之材韓康

註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者材也。材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孔穎達正義是故易也者但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故易也象也者像也。謂卦爲萬物象者。法像萬物。猶若乾卦之象法像也。彖者材也。謂卦下彖辭者。論此卦之材德也。李鼎祚集解彖者。度翻曰。彖說三才則三分天象以爲三才。謂天地人道也。司馬溫公言其本質。李衡義海撮要。彖者何也。統其二象之材。以言乎卦也。卦有晦明。則爻有陰陽之義。位有剛柔。故材有靜躁之宜。二五多舉之宗也。三四多懼。文失中也。苟獲其中。雖弱必治。苟非其正。雖強必敗。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高卑。未詳者。同人九三。剛得其位。中雖剛。猶危。雖兩爻。外無

蹇蹇君子勿用。利西南。利西南。則可。斷可識矣。知其斷者。明乎易者也。是故上天下澤。謂之履。此稱物而言者也。見險而止。謂之蹇。此度而言者也。是以義有通塞。則事形於出處。才有躁靜。則功見於詰默。若因之有言不信。乖於時者也。節之不出門庭。違於世者也。違世之怨。不直細。乖時之宜。咎不在大。匪言之難。處言難也。匪行之易。知行易也。是故物之難。而中爻偏其義焉。雖象之衆。而斷辭具其材焉。必才之具名。不寡。必義之偏。爻不待衆。卦之德。乾名雖約也。而六龍爲之御。天品狗爲流形。位之在五爻。雖一也。而天下爲之感應。群體爲之致用。靜言其義。在于彖。明者以之大觀。其思。豈云過半哉。夫彖者。全論一卦之體。而者各舉一爻之義。一卦所元。世之遺也。爻或有焉才之所生也。故才生世所不足。觀其逆順以定得失。其乖合以明休咎之徵。若小畜。稱密雲不雨。而上九云既雨。既處在於不雨之時。獨以能雨爲德者。存於獲亨之時。而獨以見咥爲凶者。存乎衆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雖小易。適時之望。雖大无難。是以君子洗心知終。將有爲也。問焉而動。每居

彖象。

大傳曰知者德其象者備德以成彖曰下辭非吾夫子所作愚嘗思之文王每卦之繇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

北馬之貞之類即夫子所謂言乎象之彖也孔子彖曰之辭乃是解一卦之彖如此大象之辭乃解一卦之象如此是故彖曰者解其彖而言也。曰者解其象而言也文王釋六畫之卦繫卦下之辭是以上大傳有象之言乎象者也有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謂之象之言大傳有象之像也彖者材也及觀其彖辭之說若六爻之象曰則亦釋周公易象之耳春秋之時韓宣子所見象而知周公之德周公爻辭既以象稱則卦之象曰正是釋其象而言也尤可信矣故卦有上下則文王彖一卦而爲一卦之跡爻有正變則周公彖六爻之辭而爲六爻之繇夫象也而彖者亦獸也彖之形如豕九竅雖存唯鼻不具其尾長遇夜狹返其尾以遮鼻口開則肝膽皆見郭景純所謂兩即自垂於木以尾者是也故文王取之以總論一卦之義因命名爲彖易之有彖欲其之獸洞見肺肝無隱於人也象之爲獸若論其形則鼻垂而下蔽於觀象者皆見象之鼻而不見象之口若論其體則具百獸之肉文王欲其示人以廉而不苟

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朱子本義效放也朱子語類易者本

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也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則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者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學案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動發也謂而爲六畫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司馬溫公說舉措隨時彖者材也放也放天下之動者也何謂材材者天賦之分也何謂動動者感物也蘇軾傳是故易者象也止放天下之動者也孔子之述彖象也蓋一篇而題其首曰彖曰象也歟其初無彖曰彖曰之文而後之學者卦文之下故以彖曰象曰別之然孔子所謂彖者蓋謂卦辭如乾元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大小其大象指八卦震爲雷巽爲風之類其小象指一爻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謂之所定者

永樂大典

卷二二八八

著

朱子年譜

此第三章李鼎祚集解虞翻曰

卦文之義 故天下之動者也 辨其文之
尊卑當否 所以做効天下事物之變動處

是故凶生而悔

其實有不容言者 故以其似者告也 遠者似者而日以遠矣 象者承也 文者折祖也 古者謂折祖爲文 其文蓋象折祖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也 故加肉爲穀以別之 象則何爲取於承也 爻者材也 八卦相值材全而體備是以爲承也 文則何爲而取於折祖爻者效天下之動 分卦之材裂象之體而適險易之變也 李衡義海撮要夫體義者存乎象變通者存乎爻 大人者形與萬物接神與造化偕入來潛龍出則乘飛龍遠以觀道邇以瞻器其數无軌而不可既也 君子健以行志非以神明變通者也 故自強不息以行其志 君子之道也 唯與於健之體義而未與於健之變通也 援於象稱君子舉其體義者也 文稱大人叙其變通者也 或有在象而稱大人者義則盡於象故也 若之爲明其何不照變而通之 无所不遺 故其象云 大人繼明照于四方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有待於變故也 若否卦全說君子避難不禁祿與時通塞可以遁否而安其身未足以兼善天下在否而休也 惟大爲能休天地之否達濟凝滯間開坐隔斯謂變否而亨者也 故六二云人否亨而九五云 大人体否也 大象曠而文不足者離卦之類是也 義終泰而不得其體也

說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為以盡其言是言必擬於象象必
於意後之學者迺欲捨象以求言意之旨胡可得哉彖論一卦之體而
之變動則效於爻吉凶以生悔吝以著聖人同民之患捨是固无以行
世也繫辭於十三卦制器之後發爻象之蘊示吉凶之生蓋以明夫
有作因時奉天以興大利初非任私智爲之茲其所以自天祐之吉利
歟郭雍解易之爲書卦象莫知復先雖聖人觀象以設卦卦立而
復見於後故易之爲書象而已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象
出於卦象已立之後彖所以內明一卦之精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動
然後吉山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序也宋漢上傳天地之大德曰生
山生而悔吝著也胡旦分天地之大德曰生爲一章陽卦多陰爲一
之文義當從旦冀原本亦然乾大生也坤廣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
己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亦天地之德也聖人
乎兩間有其德无其位不能謂之賢矣於其位之重之在卦則
也

生也故曰何以守位曰仁仁被萬物取財於天地則財不可勝用其
生喪死无憾可以保四海守宗廟社稷故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者節
以制度也節之類是也正辭者正邪說也六辭是也禁民爲非者禁非
歸之于是也如是乃得其宜故曰義義所以爲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
道仁與義莫非義也義至於禁民爲非盡矣自此以下明倫物致用
器以爲天下利者无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所謂
高莫大乎富貴也鳥獸之文即天文大玄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
物遠取諸物則八卦具於萬物而物无非我故神明之德雖異而可通
象見於天凡在地者皆法天者也近取諸身則八卦具於百骸而身
也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魚蓋取諸重離巽繩離目間所謂之目
相連結繩爲之罔罟也離雉佃也兌巽爲魚漁也觀此則伏羲畫八卦
因而重之明矣神農氏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聖人因是以達其
事也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

四之三成坎。坎爲櫛之卦。成震也。木入謂上而巽於前。斷木爲耜也。於後係木爲耒也。耒耜之利。其益无方矣。是時民甘其食。美其服。至死不相往來。故教之以交易。蓋取諸噬嗑。噬嗑否五之初也。離日在上爲日。坤象在下爲市。象爲民。離有伏兌爲羸。艮坤往之乾。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也。以坤交乾。交易也。乾五退初而得位。各得其所也。佃漁不言利。未耜言利。佃漁非聖人本心也。佃有猛虎之害。漁有蛟龍之害。不若之利爲市。不言利者。聚天下之貨。利在其中矣。唐虞氏時。洪水之患。鮮食。然後教民稼穡。懋遷有无化居其道。萬世一際。神農氏沒。民情化而无迹。天下各得其宜。蓋易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不窮。不可久而不息。善乎變通以趣時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作故也。神農氏時。與民並耕而食。饗儉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元爲六子。自用。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在上爲衣。坤在下爲山。无蹊澤无渠。至是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渙否四之乾。金剝巽木。浮於坎水。則水行而無所不至也。

乘馬也。坤與震。復上六。引重也。內卦近外卦。遠上六在外卦之外。遠也。牛馬隨人而動。否不通也。上之初。濟不通也。上古外戶不閉。禦風而已。至是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謙之反也。謙艮爲門。九三。四爻爲門。重門也。艮爲手。坎爲堅木。震爲聲。手堅木而有聲。擊柝也。爲閨戶而坎盜逼之暴客也。知未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者。盡故教之以杵臼之利。蓋取諸小過。小過明夷初之四也。兌金斷與木爲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坎陷也。臼之象。杵動於上。臼止於四應。初三應上。上下相應。杵臼之利也。坎變巽。股萬民濟也。知門柝。而知孤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孤矢之利。蓋取諸睽。睽反也。家人巽爲木。巽離爲絲。坎爲弓。弦木爲弓也。兌金剝木而銳之。剝爲矢也。兌決乾剛。威天下也。聖人以百姓心爲心。民之所欲。不以施。蓋之所懲。不以強。留然變而通之者。亦因其典禮以損益之而已。且上古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自黃帝而來。夏后氏之世室。商人之屋。周人之明堂。宮室之制。有不同焉。子雲不守以待風雨。取諸大壯者。

居也。再變大過者上九。震木在上棟也。乾天在下宇也。巽風陰。允澤流待風雨也。大壯則不撓矣。古之葬者厚木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也。棺柳自堯舜以來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堲周商人之梓棺柳之制不同而取諸大過者同也。大過自遯四變一變訟乾見坤隱不封也。再巽木而允金毀之不樹也。三變鼎離爲目允澤流喪也。上九變而應三爻爲節不變喪期无數也。木在澤下中有乾人棺柳也。葬則棺周於身周於棺土周於柳大過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象者同也。夬姤五變一變同人二變蠱三變小畜四變大有姤巽爲繩也。巽變成離坤離爲文書也。允金刻木契也。乾爲君坤爲臣民坤四百官以治也。離明上達萬民以察也。以是決天下疑者夬也。以是後世畋獵捕魚之器雖不同而取於離則同也。井叔溝洫之事雖不同而取於益則同也。朝中夕市雖不同而取於噬嗑則同也。餘卦可以類推矣。蓋動於人情。一爻之變。一卦之象。易者象也。易之有象。擬諸

影本

時會斯足以成務矣。然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是一時同處一事。所之位有不同焉。則趨舍進退殊途矣。故曰文者效天下之動也。是以卦爻異趣。時之變不得而同。然所歸則若合符節。故自伏羲神農黃帝堯允凡六萬一千四百有餘歲而行十三卦而已。夫爻動則有吉凶悔吝。言者所以生大業也。吉凶生而悔吝著。其動可不慎乎。李衡義海撮要是易者象也。上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易者象也。言其剛柔相易一奇一偶。象其物宜與人之象同也。作卦以通神明之德。制器以成天地之文。皆謂像也。有是像則有是材。像者體也。以上下言也。材者用也。以內外言也。言材之趨時如此。龔楊萬里傳韓氏曰。彖者成卦之才德。以統卦爻也。言易之成卦如此。彖者材也。言卦之成德如此。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張南軒說易者道也。夫道也者。臣不能告之於君。父不能告之於子。子不可告之於人。故象以繫之。所以立其意也。是以易者象也。言其

而推之。无適而非象也。至於彖，則統論卦義。如木之有材，或主一爻所在，或言二體相與，其終始本末，兼該具備。知者思過半矣。至於爻，則盡其數時之變，所以效天下之動。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陽，或以貞吉而征凶，以征吉而貞凶。其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君子動則觀其變者，雖然。是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謂之彖，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言其爻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著也。故悔者，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吝者，又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故悔吝者，小疵也。而吉凶，則言得。至於吉凶，乃悔吝之昭著，而不可掩者也。林栗集解古者包崇氏，天下也。^上吉凶生而悔吝者也。前章既言象之所以像，爻之所以效，遂言聖人觀象以偹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也。包猿一曰：伏羲其姓氏之義，或言其年世之數，自漢以來，難之矣。要之，古聖人始作者也。觀象於天，觀其確然者；觀法於地，觀其殞然者也。觀鳥獸之鳥龜是也。觀地之宜山川原隰是也。在天有其象者，在地有其法者，其宜者，在天有其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禽獸是也。遠取諸物，禽獸是也。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八十八

於大澤。木爲金。金爲火。火爲水。水爲木。木爲土。土止於下。木動於上。曰杵之象也。艮爲手。又爲手。巽爲木。兌爲金。震爲火。火爲金。離爲火。火爲矢。坎爲弓。巽爲木。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木全以爲器。手足以爲用。然後杵臼之象備矣。巽爲孤戈。兵爲天。弧矢之象也。兌爲金。離爲火。火爲電。然後弧矢之象備矣。下天爲金。治材以爲孤矢以威天下。如大如電。然後孤矢之象備矣。木爲棟。宮室之象也。乾爲天。兌爲澤。震爲木。巽爲風。艮爲門閑。風行於澤上。於天而巍然。門閑不動于上。然後宮室大壯之象備矣。木周其外。棺槨之象也。巽爲木。爲入。乾爲人。兌爲金。爲剛柔之地。木以金以爲固。內外周身以入于土。然後棺槨之象備矣。君用其剛。民從而爲。書契之象也。乾爲金。兌爲口。巽爲繩。又爲木。以金削木而爲契。以口見上。罔下。罟之象。觀乎羲則見上。未下。耜之象。觀乎噬嗑。則見三陽。三陰爲貨。交易之象。觀乎乾坤。則見六幅爲衣。十二幅爲裳。尊卑之乎。渙則見人動于上。揜動于下。而舟行之象。觀乎隨。則見服牛乘馬。之象。觀乎豫。則見内外。卷之象。卷小。通謂之。觀乎井。則見井。卦。雅春之。無則。未有。書與。

黃帝堯舜言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佐成定之。時未能通變也哉。曰不然。所謂變化者。乾坤之道也。取諸乾坤。則見乎變化也。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於他卦而曰乾坤。易之緼也。取諸乾坤。不得不兼言乎易也。其在他卦。之哉。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其形容也。象者材也。材也者。文者效也。效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既效其動。是故吉凶生而四也。周官三易。蓋具之矣。然包犧作結繩爲罔罟。神農作帝。堯舜垂衣裳而作舟楫。衣服牛乘馬。董門繁析。曰杆弧矢。極三易之前。益得其意云爾。非必即其言而取其義。因其象而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法。然則未有書與。

永樂大典

卷一
八八

曰易。而曰易象。則知易之有象。猶詩之有賦。比興之有象。則一也。象則无賦。比興則有賦。此二句。一以象對。一以賦對。其意亦復一也。

悔吝。而使之有神遇也。深讀易經，其言古凶，生而悔吝者也。彖言一卦之材也。爻則言乎變者也。變生於動，故言效天下之動吉凶。悔吝生乎動，故文動則吉凶，生而悔吝者也。易六十四卦，萬象畢備。十三卦舉其略也。像肖似也。卦之質，彖卦辭也。爻三百八十四筮之，其象无穷。天下之動，萬殊各一體。象故者，出之以示人也。丁易東象義，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因上章功業，見乎變而明聖人之功業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也。聖人之大寶曰位，成位乎其中，五位者也。乾元坤元，天地之所以生也。元在人爲仁，故聖人之守位曰也。萬物者，天地之所以生。以養萬民者也。財乃天地所生之物，故聖人所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乃可謂之義也。正辭正理財之辭也。財者人所爭，苟不禁其非，則財非所以生民。反所以禍民矣。將以明聚人理財事故，以十三卦刑器尚象者言之。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日月風雲之類，俯則觀法於地，山澤水火之類也。觀鳥獸之文，與地宜。鳥獸之文，神矣。

繩諸物，如繩禽獸之類，諸是姓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謂知言。古者不通也。以類萬物之情，謂以遠近愛惡類其情也。作結繩以爲罔罟，以漁蓋取諸離者。佃以羅鳥獸，漁以網魚鼈。明兩作離，兩目相承之實中虛，結繩爲目之象。其體中虛，爲物所麗之象。上古結繩而治，是其已前已有結繩矣。作爲罔罟者，包義也。包義既取重離，則因而重之，在包義非文王矣。神農氏斬木爲耜，稼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諸益耜者未首末者耜柄。斬木木之削鋒者，稼木木之曲者，因而爲之，其性也。震巽皆木上動下。入未耜之象，天下之益，莫大於稼穡。故取之，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也。離明萬物，相見有聚貨之象，震動有交易之噬，與市同音，噬與合同音，故取市合之象。周禮有三市，此猶言日中為未耜，難食也。難鮮既饗，於是有所遷，有元之事焉。黃帝堯舜，通其變，能不倦者，過其時而立政。

永樂大典

卷一
八八

故曰下宇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新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即子所謂其賴有此之時衣之以新則未有棺槨也封謂積土爲墳樹謂木以標其處喪期无數者哀盡則止也後世聖人爲之制禮然後棺槨一度則喪期可知矣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曰棺槨之取於小過不收過於厚也棺槨之利取諸大過寧過於厚也或曰棺槨一包剛之義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取諸夬者三皇以前有文字大事結其大繩小事結其小繩姑以爲訣爾民淳事簡故如此一足迨其後也非易之以書契不可言有所不能理則造書以記之事有一不能信則造契以信之皆明決之義也後世聖人不指言其名意失傳一未知所始乎孔安國謂伏羲造書契亦以意言之耳樸紳呂氏之說如之以上十三卦皆通得類情之事也既陳十三卦復結之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言聖人取象於卦以制器因其象似而取之者也彖者卦之材者効其動也吉凶生而悔吝者先儒謂周罟捕獸也而或爲獸傷未耜耕水界等也蓋謂之爻陽也

然，
通也。易經之義，通行而後永久。黃帝、堯、舜、禹、周公、孔子，皆通之。而天下自治，取諸乾坤者，取其變也。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同此道也。乾坤變化而无爲，黃帝堯舜亦通之。作符策而天下蒙坤也。剗木爲舟，剗木爲楫。以下皆通變，宜民之事，然非專指黃帝堯舜而言。其曰後世聖人者，統而言之也。上言取乾坤者，以時運變遷而易用之，不可不備也。體易之大全，此言取諸他卦者，則一器之各具一理，易中之一義。其曰蓋取諸此者，非必觀此象而後爲此器也。亦以况聖制作出自然之理而已。剗木爲舟，剗木爲楫，取諸漁者。剗木木之虛，其者因而爲舟。剗木木之上銳者，因而爲楫。渙卦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以不通濟渙之意。服牛乘馬，取諸隨者。服牛乘馬因其性也。下動上說，隨人意也。重門擊拆，取諸豫者。豫備之意，又坤爲閨戶，有重門，聚一陽動中有擊拆象也。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取諸小過者。斷木木之斷者，掘地臼之成窟者，小過之卦。下止上動，曰杵之象也。弦木爲弧，剗木爲矢。取諸者弦木弦弓之木也。睽之上爻，有張弧說弧之義。弧矢之用，以睽離為故也。又睽乘無攸利，則以睽離為咎也。而野也。

龍能飛天能雲亦能噦。牛馬犧牲而謹轉書契防欺。有時而僞作凡此之類皆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或曰以彖變言之離爲目固罔罟之象佃者取禽漁者取魚離爲雉佃也。兌爲澤而巽爲魚漁也。故取諸離也。神農斬木爲耜稼木爲耒蓋取諸益者益下震上巽而互艮互坤震爲稼巽爲木艮爲手坤爲土以手用木入土種稼。未耜之象故取諸益也。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者震下離上離日在上日中也。震有伏巽震爲大塗巽爲近利市三倍爲市也。本末否來上乾下坤坤爲眾致天下之民也。乾爲金玉聚天下之貨也。乾之九五易坤之初九成噬嗑而初得位爻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故取諸噬嗑也。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善用易者也。神而化之乾也使民宜之坤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言黃帝堯舜之通其變默合乎易中用九用六之理也。垂衣裳而取乾坤者乾在上爲衣坤在下爲裳已見上文剝木舟剝木爲楫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取諸渙者下坎上巽木在水上舟楫之象而互艮手取運楫之象也。伏有兌金所以剝之也。服牛乘馬。八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者隨自否來乾爲馬爲遠坤爲牛爲重。坤之上萬物莫號。既上之也。隨爲賈。乘爲車。隨爲賈。乘爲車。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八十八

十五

隨也。董門野拆以德義之象。巽爲戶良爲門重門也。坎爲堅木。艮爲木。故取諸巽也。故取諸蹇也。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濟平。小過下艮上震互有兌巽兌金斷巽木而動於上杆也。兌金艮互而互於下臼也。故取諸小過也。弦木爲弧剝木爲矢弧矢之利。濟天下。蓋取諸睽者下兌上離而互有坎坎堅木也。又爲弓離爲矢用金而弦剝之也。故取諸睽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者下乾上震互有兌震木在上爲棟乾天在上兌而互有乾巽木在下而口向上乾人居中棺之象也。又兌爲穴木。坎穴下而乾人居中櫛之象也。或曰大過无反對自爲反對上下反對皆有棺槨之象故取諸大過也。書契取諸夬者下乾上兌乾金而兌亦金。契也乾居亥而兌居酉奎主文章而居戌璧主圖書而居亥蓋乾兌間互書契之象也。一曰大以乾金爲言於兌金爲決於外書以刀記言契刀次之故爲書契之象。一曰乾爲天兌爲口舌。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

取諸夬也。此則以象變言之也。有以鑿鑿言上古者。謂大壯自遯來上古之時也。遯下艮伏兌。上乾伏坤。艮土兌穴。居也。天際之地野處也。大過亦自遯來。遯上古之時也。上乾爲春互巽爲木薪也。衣之以薪之革也。夬自姤未姤上古之時也。巽爲純乾爲上治故結繩而治其言象非也。可通。但章指言後世聖人制器尚象。非主上古而言。恐失之鑿故不敢繼也。況十三卦如前取象已近於鑿。但以象推求不容不然耳。何可又以變言上古乎。又按張文饒曰。十三卦始於離。自離至益十二位。自益至噬嗑四十三位。自噬嗑至乾四十四位。自乾至渙五十八位。自渙至隨十二位。自隨至豫六十三位。自豫至小過四十六位。自小過至睽四十自睽至大壯六十位。自大壯至大過五十八位。自大過至夬十五位。自至離五十一位。總五百十二位。此十三卦。蓋明律呂數也。陽爻四十二六律數也。陰爻三十六者。六呂數也。故太玄律呂本數。共七十有八也。五百一十ニ則八卦各變六十四之數。故先天律呂聲音變數。極于五十一十二位。之卦有十三實。豫十二變。中附於乾也。蓋律呂之數。十二當

參而論聖人舉人之事。故以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者明之。吳澄纂言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又以是故結上文二句。謂彖爻如此。故生出吉凶而使人趨避。著明悔吝而使人警悟也。守位曰人舊本人作仁。陸氏曰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人。未耜舊本耜作耨。晁氏曰王昭素云諸本或作耜。乃合上文澄謂傳寫者訛。右傍呂字爲辱也。今正之通。則久下舊本有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十字。係文言傳釋大有上九爻辭錯簡重此以濟不通。下舊本有致遠以利天下六字。陸氏曰一本元。今按此六字見下文美文重出也。俞琰集說是故易者象也。止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是故兩字承前章而言。正義云。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也。愚謂易有畫。乃有象。如乾象天。坤象地。巽下坎上。而爲井。巽下離上。而爲鼎之類。皆是也。豈特十三卦之象而已哉。象即像之謂。既謂之像。則不過其理近似而已。學者深求其義。則遇道則必至。至於鑿也。彖乃卦之全材。爻則分而爲六。所以效天下萬事萬物之動也。其間有得有失。是以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也。生謂從此而生出著。謂自微而著。條有致遠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

因其變而爲之也。夫萬物者。其體皆同。其變不同。於象然。不過象其變之形似耳。是辭之彖。以斷其材。又辭之爻。以效其動。材者所必制。變天下之動。則因變而出者也。以是之故。吉凶以生。易悔吝以著。而因變爲占。吁大傳此章四語。何莫非釋易之爲變易歟。易

卦多陰陰卦多陽

朱子本義震坤艮湊陽爻皆一陰二陽巽爲陰卦皆一陰二陽趙與迪易遺說朱

許鉉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偶卦偶曰陽卦二畫所取多陽。因爲之說曰。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三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之所參也。先生曰。是項安世玩辭。陽卦多陰章第三。陽爲君。陰爲民。陽卦陰二民也。陰卦多陽二君也。陽畫奇亦一君也。陰畫以二奇爲耦。亦二也。上兩何也。並爲問目。下文總以君民一說答之。蔡節齋訓解陽卦多陽。陰卦多陽。陽卦震坎艮也。皆一陽二陰。故曰多陰。陰卦巽離兌也。皆二陽一陰。故曰多陽。陳埴木鍾集陽卦多陰。卦多陽如何。二耦一奇即奇偶。是爲陰陽。

一陰二陽。一陽主事。其卦之所宗。故以少爲主。徐相直說此。即六子。以論陰陽之理。當以致一爲貴也。震坎艮陽卦也。然其卦皆一陽。而二陰。巽離兌陰卦也。然其卦皆一陰。而二陽。趙珪解乾坤二卦。純陽純陰。朱祖義句解陽卦多陰。凡陽卦一爻陽。兩爻陰。震坎艮是也。陰卦多陽。凡陰卦一爻陰。兩爻陽。巽離兌是也。其故何也。

陽卦奇陰卦

陽卦奇陰卦耦。宋子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韓康伯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穎達正義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謂每卦六爻。皆倣效天下之物。而發於吉凶。生而悔吝。著者動有得失。故吉凶生也。動有細小疵病。故悔吝者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此夫子將釋陰陽二卦不同之意。故先發其問云。其故何也。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也。陰卦多陽。謂離兌巽一陰。而二陽也。陽卦奇陰卦耦者。陽卦則以奇爲君。故一陽而二陰。陰爲君。陽爲臣也。陰爲母。陽爲父也。陽爲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爲君。陽爲臣也。陽爲之主。同馬溫公說陽卦。

二謂允四祭節齋訓解其故何也。陽卦一畫陰卦二畫。一稱奇。二稱偶。陽畫一。陰畫二。陽卦常五。故曰奇。陰卦常四。故曰偶。馮椅輯註。其故何也。孔子設爲此問。以曉人故者所以然也。陽卦奇。陰卦偶。奇聲。暮單雙也。一畫是也。偶並配也。一畫是也。陰中有一奇畫者爲陽卦。陽中

多陰多陽，其所因者何也？三陽之卦皆資乾一體而成其數奇，故以奇爲正。三陰之卦皆資坤一體而成其數偶，故以偶爲主。陳深讀易編，陽卦多陰。止陰卦偶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五疑而問其故，蓋凡陽卦皆五畫，所以多陰；陰卦皆四畫，所以多陽。五在極，奇則陰，畫自多；四在極，偶則陽，畫自多。皆自然而然也。胡一桂傳，愚因語錄而推八卦，奇偶之畫，每卦雖各得其三，而合之則爲六。乾爲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適符老陰卦初之用。則四六二十四畫，而咸老陰過樞之數。若元與於老陽之數矣。然震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偶之合，人皆老陽卦初之用數，故乾坤合爲六十四卦，亦九成之數。老陽卦初之數，三十有六，而爲老陽卦初之數，可謂當知此。雖出偶然。

解其故何也。其亨故是以文之而卦取於數之奇故以爻之而卦取於數之偶故以爻之。陰卦得陽卦取於數之偶故以爻之。陽卦得陰卦取於數之奇故以爻之。易於義極短淺朱祖義曰：「解其故何也。其亨故是以文之而卦取於數之奇故以爻之而卦取於數之偶故以爻之。陰卦得陽卦取於數之偶故以爻之。陽卦得陰卦取於數之奇故以爻之。」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
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朱子正義君謂陽民謂陰。此第四章卷
甚模樣。淵韓康伯註其德行何也。辨陰陽二卦之德行也。行下孟反。
同。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君道。
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衆。无爲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
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
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之道。陰卦
曰小人之道也。音雅。下同。陸德明音義。見前韓康伯註孔穎達正義。此
德行何也。前釋陰陽之體。宋知陰陽德行之故。故夫子將釋德行先自
德行也。陽一君而二民。

子之道者。臣則有事代終。各司其職。有職則有對。故稱二也。今陽爻以一爲君。以二爲民。得其尊卑相正之道。故爲君子之道者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者。陰卦則以二爲君。是失其正。以一爲臣。乖反於理。上下失序。故稱小人之道也。註陽君至道也。陽君道者。陽是虛无爲體。純一不二。君德亦然。故云陽君道也。陰臣道者。陰是形器。各有質分。不能純一。臣職亦然。故云陰臣道也。案經云。民而註云。臣者。臣則民也。經中對君故稱臣。註意解陰。故稱臣也要義。陽奇君道必一。陰兩臣體代終。陽卦多陰。卦多陽。分君子小人。所引韓康伯註。北顧達正義。並見前李鼎祚集解。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陰卦多陽。謂巽離。一陰而二陽者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崔憬曰。此明卦象。陰陽與德行也。陽卦奇。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陰卦多陽。謂巽離。一陰而二陽者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德行何也。虞翻曰。陽卦一陽故奇。陰卦二陰故偶。謂德何可者也。所引韓康伯曰。見前韓康伯註。張橫渠說。陽一君而二民。人之道也。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御一作崇。陽遍體。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而體一。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八十八

二十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

民其畫之一君二民主一而治。衆者非君子之道而何。陰卦之異離究其畫之二君一民主雜而治少者非小人之道而何。卦畫有君民之分人即奇偶以論德行分君民其明卦辨物正言深得易之緼也。郭雍解卦多陰止小人之道也。陽宜其多陽也。陰宜其多陰也。今則反是其故也。陽以奇爲主陰以偶爲主。陰陽德行又何也。此聖人設問之意也。凡

陽二卦皆以陽爲君。一君而二民者其道順也。順故爲君子。二君而一者其道逆也。逆則爲小人。其故其德行以是而知也。

前張橫渠說李衡義海撮要震坎艮陽卦也。以一奇爲主故多陰巽坤陰卦也。以一偶爲主故多陽。所因之故也。成卦之所主不同則德行不同者所得之性也。一則精君道也。而則雜民道也。陽卦以奇爲主。而一爲君者也。以一爲君則所貴在一。而所賤在二。所主在一。而所役在

可以爲天下正者也。君子之道也。陰卦以偶爲主則是以二爲君者也。二爲君則雜而不一。乃小人之道也。故孔子以九卦明之。

舊見韓

張氏曰陽卦

不應無對柔專主陽一卦

之端

陰卦多陰

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陰卦偶故也。蓋衆者以寡者爲之君。寡以衆者爲之民。一卦二陰而一陽。則二陰相率而君一陽。故陽卦奇謂偶以一奇爲君也。一卦二陽而一陰。則二陽相率而君一陰。故陰卦偶謂二奇以一偶爲君也。王弼曰。陰爻雖贊而爲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也。仲尼又自問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答曰。陽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蓋一者奇之異名。二者之異名。陽一君而二民。謂以奇爲君以偶爲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順。君民之分正。故自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偶爲君以奇爲民也。此則陰陽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張南軒說震坎艮皆卦也。然其畫皆一陽而二陰。莫離兮皆陰卦也。然其畫皆一陰而二陽。其所因者何也。三陽之卦皆資乾之一體而成。故其數奇以大而奇者之主也。三陰之卦皆資坤之一體而成。故其數偶以小而偶者爲之主也。本其所得之德。所行之行。而謂之。謂陽一偶而二民以大者宜在上

小人以爲利。君子以爲害。是以小人之德行，進于陽而陽退於陰。小人乘之，射利而君子伏焉。是以爲小人之道也。李謙齋詳解震也坎也艮也皆一陽而二陰是陽卦也。巽也離也兌也皆一陰而二陽是陰卦也。陽卦二陰相耦而一陽獨奇。陰卦二陽相耦而一陰亦自爲耦。奇耦之異德行之所以爲不同也。夫陽爲君，陰爲民。君以一而治民，民以衆而奉君。此天下之所以治也。苟君多而民少，則相凌而无以相統。豈不爲天下之亂乎？故貴陽而賤陰也。此章論陰陽奇耦之異，蔡節齋訓解其德行何也？上小人之道也。君謂陽盡民謂陰盡。馮椅解曰：其德行何也？又設問以求陰陽奇耦之德行。所謂卦之德與順道仲德行之德行也。陽一君而二民。上小人之道也。朱子曰：震次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陽爲君，陰爲民。林黃中曰：陽物乾君之象也，陰物坤民之象也。右第四章鄭少梅曰：陰陽之分以氣言也。奇耦之分以數言也。君子小人之分以勢位言也。君子小人之道以稱言也。」之道雖太本爲天下治亂計所以喻之於君民而終歸於君子小人之分也。所引朱子厚曰：見前張橫渠說。因講書。

皆君子之道也。二君而二民。以奇爲君。而偶爲民也。則陰陽之理順。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以偶爲君。而奇爲民也。則陰陽之理悖。而君臣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陳普解陽卦多陰。上小人之道也。陽卦震坎艮。陰卦巽離兌。奇陽卦皆五畫。偶陰卦皆四畫。君陽民陰。一君二民。羊多牧少。牧少羊多。天下定于一。與正出多問。權移於下之類也。吳澄纂言。陽卦震坎艮也。皆一陽二陰。多於陽。陰卦巽離兌也。皆一陰二陽。陽多於陰。故者其違之粗德行者。其理之精先粗後精。兩設問而兩答之也。陽卦數奇多陰。則一奇二偶。合成五數。陰卦數偶多陽。則一偶二奇。合成四數。數分奇偶以答其故之間。陽盡爲君。陰盡爲民。陽卦一君。統二民。寡能治衆。主必致一。得理之正。爲君子之道。陰卦一民事二君。元二王。物不兩大。非理之正。爲小人之道。道分君子小人。以答其德行之間。俞琰集說。震坎艮三男。陽卦也。曷爲而多陽。三女皆乾體。坤交乾而得之也。巽離兌三女。陰卦也。曷爲而多陽。三女皆乾體。坤交乾而得之也。陽卦皆一陽而二陰。是爲陽卦多陰。陰卦皆一陰而二陽。是爲陰卦多陽。所以然者何哉。陽卦奇。陰卦偶也。陽卦奇者震坎艮。皆五畫也。陰卦

與前章合。二君而二民。以奇偶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民。陰多陽少。以二民共事一君。二也。故爲小人之道。陽是謂二君而一民。陽多陰少。以二君共守一民。不一也。故爲小人之道也。右第四章僅兩節。疑錯簡。前一節當屬前章。後一節當在貞夫三下。李恕易訓。震坎艮爲陽卦。而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而皆一陰二陽。其所因者何也。三陽之卦。其數皆奇。三陰之卦。其數皆偶。自其德行之何也。陽卦一奇二偶。是二民共事一君。君子之道也。陰卦二奇一二。君共守一民。小人之道也。張清子集註。其德行何也。止小人之道。容臺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陽故偶爲之主。趙珪解。陽一奇。陰二偶也。陽一在君位。而二爲民。陰道也。陰二在君位。而一爲民。乃小人道也。胡炳文通。震坎艮陽卦也。陰巽離兌陰卦也。而多陽。論其故。則陽卦五畫。陰卦四畫。陽與陰一分为分。固如此。論其德行。則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易之伏羲。又如此。董真卿會通。徐氏曰。君謂陽。民謂陰。君子之道以陽統陰。小之道以陰統陽。錢氏曰。陽卦君子之道。陰卦小人之道。亦舉大槩也。元辨一於小人。

之達

朱氏曰一君二民。此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道小而私。

人之道也。卦體乎君子。小人之道而象彖文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爲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爲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非可一例成卦也。爻彖象乃是發明此道。非發明此卦也。解蒙精蘊大義。陽卦多陰。上陰卦耦聖人之贊易。始若疑于陽陰之不以類行。終果信夫陰陽之各有定體。其德行何也。小人之道也。一爲衆所宗。予以見陽德之盛。寡以多爲主。予以見世道之衰。此聖人以易而驗諸人事者如此也。先儒曰。陽宜多。陰宜多。陽。今則反是。何耶。蓋凡陽卦皆五畫。其數奇。陰卦皆四畫。其數偶。然陰陽之卦雖不同。而皆以陽爲君。一君而二民。其道順。故爲君子。二君而一民。其道逆。故爲小人。又一說。陽卦二陰。故奇者爲之主。陰卦二陽。故偶者爲之主。何則。以奇爲君。以偶爲民。則陰陽之理順。故陰陽之卦皆以偶爲君。不然。何則。以奇爲君。以偶爲民。則陰陽之理順。故陰陽之卦皆以偶爲君。奇爲君。而以寡統衆者爲君子之道。此亦以大槩而言之也。震坎艮。不皆君子。巽離兌。不皆小人。蓋謂聖人以陰陽不從其類也。既有見剛柔之君子。又有見柔順之小人。此贊易之旨也。右第四章。先儒曰。此章專

一奇畫爲君。是一君子。二偶畫爲民。是一小人。三奇畫爲君。是二民。此二民之義也。一君四民。以寡御衆。上下之分定。故曰君子之道。倘一偶畫爲君。便是二君。二奇畫爲民。是民也只是二箇人。一人管一人。便是二君一民。底模。出多門。故爲小人之道也。朱祖義句解。其德行何也。陰陽二卦之德。如何行。去聲。陽一君而二民。陽卦以單爻爲君。以拆爻爲民。則是統衆。君子之道也。順理。故爲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陰卦以

爲君。以單爻爲民。則是以衆統一。小人之道也。悖理。故爲小人之

便是先打破。解箇思字。卽說箇洞歸林。一數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卽

永樂大典

卷一
一八八

雖之屬。仁者無所不包。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感。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謨。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節董楷集說朱氏附錄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不先云殊塗百慮。而後及一致同歸。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說趙與迎易遺說朱子。語錄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工。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不可不思。卷之三問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又問曰。此章意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信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同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崇德。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

宋樂大典卷二千一百八十八

二十五

在天下无一私意。若如此則雖無後
盜皆不可无。因舉易曰。天下之勢。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李開祖錄。何
基發揮朱氏附錄。問。憧憧往來。只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人言往來于
否。曰。否。下文分明言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安得爲心中之往來。伊
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這箇只是對那日往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
來。此憧憧是私意不好處往來。憧憬是忙迫底心。猶助長正心與計獲如
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迫。往來自不妨。天
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着箇憧憬了便是私意。又問明道云。莫若虛
無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憬物來順應。便不是
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韓康伯註易曰。憧憬往來。
從爾思。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
憧本又作憧昌。客反。重言。憧憬往來。朋從爾思。出咸卦。子曰。天下
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少則得多。多
遭難。雖殊其歸。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

憤往惄來。惟子思子。自歸也。此一之爲道得。爲可尚。結成前文。陽卦以一爲君。是君子之道。來或往。然後朋從爾之所思。若能虛寂以純一。感物則不湏。憧憧往來。則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上天下何思何慮。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言得之道。心既靜寂。何假思慮也。天下同歸而殊塗者。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於一。但初特殊異其塗路也。一致而百慮者。所致雖一慮。必有百言。慮百種。必歸於一致也。塗雖殊異。亦同歸於至真也。言多則不如少。動則如寂。則天下之事。何湏思也。何湏慮也。李鼎祚集解易曰。憧憧往來。則爾思。翟玄曰。此咸之九。四辭也。咸之爲卦。三君子。三民。四獨遠。陰思。爻也。天下何思何慮。虞翻曰。易无思也。既濟定六位得正。故何思。慮。所引韓康伯曰。見前。韓康伯注司馬溫公說。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情心動貌。朋類也。夫得長往來。物理之常也。苟能居正以待物。則往來不是爲之累。儻以往來動其心。則夫物之感人。無窮。將惟爾所思。各以其類而至。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天下何思何慮。皆正夫一尊。軾傳易同。憧憬往来。上何思何慮。致極也。極則一矣。其不一者。蓋未極也。四海之水。同一平也。湖海之絕。猶謂之。萬象森羅。一而已。德備也。夫何思何慮。張紫巖。

三句以解上六句也。此所謂高明而無往也。自物言之。尺蠖之屈乃用此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乃用此以存其身也。自人言之心之精者即其用之利用之利者即其德之崇。上段猶以彼此相成此段即屈爲信即信爲屈愈入於約矣。此所謂一致而百慮也。然日月寒暑天道之自然者固可以言何思何慮矣。其在人事則精義所以利其用。利用所以崇其德。其致利也如尺蠖之求信未可以言无思也。其入神也如龍蛇之存身未可以言无慮也。蓋猶有致有崇。有求有存也。必至於過此以往而入於窮神知化之鄉。未之或知而安於德盛仁熟之境乃可以何思何慮。此夫子縱心之時。孟子聖神之化也。蔡節齊訓解易曰。憧憧往來。上何思何慮。憧憧之思以思慮爲感者也。且天下散殊。何思何慮而能感之。以其迹而言。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其心而言。則致雖一而慮則百。殊塗百慮紛然並作。果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馮椅輯註此總言天下之人不能思慮而徒惑於往來之憧憧也。致雖致也。往來雖異而其歸則同。往來雖雜而其致則一天下之人見其憧憧而殊塗以求之。不知其歸之同。見其朋從所思而百慮以索之。不知其致之一。故再言何思何慮而深有感於天下之人也。其不來。則思其參。其既往也。則又惑其往來之甚也。豈可久曰。天下之勤貞。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八十八

二十一

歲歲之樂興。位於尺蠖與蛇之象。坎爲穴。故有尺蠖之屈。龍蛇之蟄之象。乾爲易曰。憧憧往來。上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論陰陽之卦。而推究君子小人之道。故繩之以十。有一爻之辭。以證之。夫天下亦大矣。焉得人人而悅。各咸之六爻。初咸其拇。二咸其腓。三咸其股。五咸其晦。上咸其脣。頰舌各其所感。故於中心。憧憧不定。或往或來。切於求吾之朋。類順從吾之所而至。則其所以謂之朋者。其君子之朋歟。抑小人之朋歟。若欲感君子。朋則置爾邪。思。辟爾智慮。在彼雖有小人。亦當隨逐君子。革面而從。不以小人自處。失今成之尤固。所以不言咸。是真无心於咸物。但坐觀初。垂上之德。學無所遺。人以垂公之心。終無

天下之大亦不必尚思慮而知其應。謂大道其歸入也本同而塗徑之殊耳。其理致也則一而致慮之百耳。則天下亦何必勞思役慮也哉。徐相直說聖人引咸之九四以明人之不能致一也。初雖已之應爲二三所隔不能上通。四憧憧往來乎二三之間以求之則所感者狹矣。故曰朋從爾思聖人舉致一之理以明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致則一。復斷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深明天下之理未嘗不致一也。陳普解以咸九四而言理本一原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在天地間明如日星。不待思慮。再言天下何思何慮。見義理甚明。尤難見也。張應珍解易曰：憧往來朋從爾思。此咸卦九四爻辭下文演義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何思何慮。此則无思无慮。知天下之理莫不同歸而一致焉。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何足云哉。俞琰集說易曰：憧憧往來止天下何思何慮。此以下釋咸九四爻義。思者索其所欲。慮者防其所惡。何思何慮。謂天下萬事萬物之往來甚衆。若以思慮爲感。則是自取其憧憧也。如日月寒暑。未嘗不往來。而其往來也。任氣之自運。何思何慮。又如尺蠖龍蛇。未嘗不屈伸而其屈伸也。委形之自然。何思何慮。天下之理本同歸而殊其塗者。自不同。天下之至善。萬物之萬象。無往而不一。主來者人事之常安能。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八十八

二十八

使之往來

紛然豈成感乎

受人无所事乎隱居也。達山林。大隱。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既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可思此何理哉。李愬易訓聖人於咸九四。極言感通之道曰：貞正則吉。亡若係應於初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所感者狹。惟朋類所思矣。夫子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理本无二。途雖殊而其歸則同。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何假因知也。張清子集註橫渠曰：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虛以接物。係着非行其所无事也。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感其心也。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虛以受人。乃憧憧而致與思。咸道失矣。南軒地之道。日月寒暑。任氣之自運。初无思慮。萬事之理。尺蠖龍蛇。委形之自然。初无思慮也。朋從爾思者。爾所感也。不從爾思者。非爾所感。其緣自相感也。咸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益有心乎。物則其應必狹矣。惟无心以待物之感。能无所不感。進齋曰：人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

守之不必自為論也。據解成卦九四爻辭也。憧憧往來不絕以思則朋從者乃爾所思思不及者不從也。夫子釋之曰天下之事有自然之理順道行之而已。何用多思而私慮乎。天下同歸者大道。如人歸于京都。順從大道以往則无用思慮而自至。雖思由旁蹊曲徑而行其至也亦同歸安用憧憧多思乎。萬事一理而致。何必百用其私慮乎。反復言天下何思何慮者深明夫感道之不然也。董真卿會通朱子語錄。憧憧往來自不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着箇憧憧便開了。德明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只順其自然而己。真卿曰。按上蔡對程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是。在却云恰好着工夫。上蔡以爲善根凜豈非何思何慮。非學者所可遠慕。要必由思而入歟。蔡氏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人當素朴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天下元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極致明其所同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空殊無有。无不應者。何思慮焉哉。所引蔡氏曰。見前蔡節音訓解卦九四爻辭。蒙謂五之感。

憲曰。蒙謂人之不慮乎。則天下之事。然貞節守之。不必自為論也。蒙謂人之不慮乎。則天下之事。之而无疑矣。郭易解易曰。憧憧往來。順從爾思。此成卦九四之爻辭。義句解易曰。舉易辭。憧憧往來。明微得思。此成卦九四爻辭。謂絕而或往。或來於心中。以朋類而從其心之所思慮。子曰。孔子下何思何慮。天下只有一理。何所思量。何所顧慮。天下同歸而極處。只是一理。而人有百端之思慮。天下何思何慮。再言其理。陳儂經義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之心思。有惑於多事故。聖人聖人。決其无事。蓋天下之事。不勝其多端。而入之一心。惡狗乎多樂者。未至於寂然不動之域。而

有事也。斯人何足以生事。所以生事者有心也。有心於是乎有思。有思於是乎有慮。非惟生事而適所以多事。非惟多事而反所以敗事。此有心之過者是其甚乎。嗟夫。人之一心不可有所忽。半制群動此心也。酬酢萬物亦此心也。思曰。廢廢以作聖本。何患於思安而慮虛而後得。亦何患於慮自大見理不明。往往隨事而遷。徒好惡之元節。其爲心術之害。此聖人所以拳拳於感之九四而言之者。以其未免於有心也。今觀其憧憧往來之心。往未也。朋從爾。思思而得朋也。不知其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致一。猶之日月。馬往來相推而明。自生猶之寒暑。馬往來相推而歲自成。又何思慮爲哉。所謂何思。非不之思也。抑无足思也。所謂何慮。非不之慮也。抑无足慮也。付之以元心。安之以无事物。不吾累而心與理一。故聖人之所以過人者。遠矣。然則何思何慮。聖人於繁易之際。一言之不足。而又再言之者。吾以知聖人。次天下於元事。豈不於是而可見乎。蓋嘗即詩而觀之。詩人之言。思初曰。无疆。又曰。元期。既曰元期。又曰元數。而終之以元邪。則无邪者。乃其思之正也。聖人恐學者惑於多思。而不知一出於正。故於論詩之際。繩取无邪之一言。以爲三百篇之詩。是亦何思何慮之遺意。

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患。何慮。人能以无心感天下。則以天下累其心。夫人。心寂然而能感者。政以天下之理。本而萬殊。也。人。兩以何思。何慮。言之。亦明。夫。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天下之事。无窮。而。心之理。有定。何以思慮爲哉。然人。知此心之感。出於无心。而不知天下。理。本於无二。果同歸矣。何患乎。塗之殊。果一致矣。何患乎。慮之百。定。心。事。必貞。夫。一是亦何患。何慮。之有。天下之事。豈足累其心哉。聖人。釋。或。四爻。義。首。若。設。問。而。卒。乃。應。之。發。明。感。應。自。然。之。理。可。謂。至。矣。吳。就。之。子。繫。辭。論。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懵。懵。也。九。四。獨。无。所。感。而。坐。觀。五。爻。之。懵。懵。何。思。何。慮。之。有。公。曰。一。往。則。不。墮。於。數。斯。爲。德。之。盛。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一百八十八